

好，以後雖繼續可以談，但依然不可樂觀。依作者的看法，這個問題要解決，還是採取十幾年前麥克塞塞總統時代的難民方案為比較容易，即將逾期遊客視為政治難民，准予居留謀生。但有一日中國大陸赤色政權被推翻，難民可以回去，即須離菲。這樣的解決，只要總統下令就可以，無須徵求國會的同意。菲國首任總統奎松有魄力，可以下令使七千多中國戰爭難民入境；現在和今後的總統，如果有奎松的魄力，未嘗不可以如法泡製。

遊客問題，一拖近二十年。當時以遊客身份來菲的，青年已入中年，中

年已入老年，至於老年則開始有死亡的。再過三幾十年，遊客相繼歸天，這個問題不就自然而然的解決了嗎。

遊客有在非結婚生孩子的，所以遊客雖因死亡會逐漸減少，遊客的第二代則會隨年光而增多。不過遊客的第二代，是不會生問題的。因為依菲國法律，凡在非出生的孩子，有居留權。

中菲第一懸案，談談之後，不能解決。其他懸案，像僑校問題，漁業問題，是不是會繼續談判呢？現勢看來，倒難說了。

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

尹慶耀

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於七月三十一日在哈瓦那揭幕，經過十天的激烈爭辯，會議於八月十日夜結束。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沿岸二十七個國家的一二五名代表，連同觀察員及特別來賓等合計，不下七〇〇人。

會議通過了五十項決議，成立了「拉丁美洲團結組織」，而且還創設了象徵式的拉丁美洲國籍，以埃·蓋瓦拉(Ernesto Guevara)為第一號「拉丁美洲公民」。再加上閉幕式中菲·卡斯楚(Fidel Castro)長達三小時四十分鐘的好戰演說(十一日清晨)，看來這個「拉丁美洲團結組織」，活像一個拉丁美洲共黨游擊戰的最高司令部，或指導拉丁美洲赤色革命的新國際。

但我們必須指出，會議的經過並不順利，所謂保守派與急進派之間，一直在爭辯不休，前者甚至要另外召開他們自己的會議。會議結果，勉強通過了古巴式的強硬路線。因而在會議公報中，一方面說：在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內，武裝鬥爭是迫切而且基本的任務。一方面又說：在那些目前不適宜立刻進行武裝鬥爭的拉丁美洲國家內，武裝鬥爭却是革命發展過程中一項無法

避免的步驟(註一)。顯然，這是一個妥協性的產物。

會中的爭執，實際就是當前國際共黨革命路線之爭，它不僅以拉丁美洲為背景，事實上關聯着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因此我們須要稍稍放寬範圍，從整個世界舞台上，來對此一會議作一番分析與衡量。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起，哈瓦那舉行第一屆亞非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當時由卡斯楚提議召開拉丁美洲團結會議，成立「拉丁美洲團結組織」(OLAS)。其目的是「聯合、協調和加強反對美帝及其傀儡、民族寡頭政治的鬥爭」。很顯然，這個會議是由第一屆亞非拉丁美洲團結會議產生，其會議情形對於預定一九六八年二月在開羅召開的第二屆三洲團結會議，必有其影響。因此我們對於三洲團結會議的由來，勢須先作簡略的敘述。

一九五四年六月，亞洲國家參加斯德哥爾摩緩和局勢國際會議的代表團，根據印度代表的建議，決定召開亞洲國家會議。這個會議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至十六日在新德里舉行，有包括蘇俄在內的十五國代表二〇四人出席

，且決定由主席團成員和會議祕書處組成「亞洲團結委員會」。該委員會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新德里舉行會議時，又決定召開亞非人民團結大會。

第一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在開羅舉行。一九六〇年四月第二屆大會時，才把這個組織定名為「亞非人民團結組織」。該組織總部設在開羅，除兩年召開大會一次外，其本身擁有理事會、執行委員會、常設書記處，此外還有亞非公報、亞非季刊兩種機關雜誌。

亞非人民團結組織，和過去的亞非會議相同，應該算是東西冷戰體制下的產物。若干新近獨立的國家以及處在開發途中的國家，不願加入冷戰的任何一方，以中立或不結盟姿態自行團結成爲一種「第三勢力」，提高在國際間的發言地位，且可獲取東西雙方的讓步與援助。然而，這些組織自始就爲共黨所滲透，且擬加以利用。它們企圖在那裏煽動反帝鬥爭，從側面向西方進攻。因此，匪俄之間的分裂，也必然影響到所謂團結運動本身。

一九六二年十月加勒比海危機中，黑魯曉夫在美國壓力下，從古巴撤回其攻擊性飛彈，使蘇俄聲望頗受打擊。於是共匪趁機拉攏古巴，同年十二月，共匪一方面在匪區成立「中古友好協會」，一方面在加沙舉行亞非團結組織執行委員會時，竭力慫恿將該組織擴大，容納拉丁美洲參加，該次會議乃決定發起由亞非拉丁美洲反帝組織的代表，籌備和召開三洲會議。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三屆亞非團結大會在坦桑的莫希舉行，決定三洲團結會議在哈瓦那舉行。

然而卡斯楚需要蘇俄的援助，并未倒向共匪懷抱。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卡酋重要助手有親匪之嫌的蓋瓦拉，在海外旅行（包括匪區）三月，返古後突於一九六五年三月失蹤，而匪古關係也趨於惡化。於是一九六五年五月第四屆亞非團結會議在迦納的溫尼巴舉行時，決議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在哈瓦那召開三洲團結會議，同時因共匪堅持，又通過於一九六七年在北平舉行第五屆亞非團結會議。

三洲團結會議的籌備工作，幾乎由蘇俄一手操縱，而卡斯楚則利用簽證手續，阻止親匪的代表團或個別代表入境，甚至有些代表到達哈瓦那，仍被拒於會議大廳之外。該次會議有七七國代表出席，會中匪俄激烈衝突。會

議通過了總宣言、總政治決議與和平共存決議。總宣言中稱「美帝國主義是世界各國人民的主要敵人」。又說：「各國人民在反對美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中，受到世界社會主義國家榜樣的鼓舞。大會宣布，人民有權通過任何途徑，其中包括武裝鬥爭，爭取政治、經濟和社會解放，要求撤銷軍事基地與軍事條約」。共匪說這個總宣言是比較好的，是接受了它的立場，實則這也不違悖蘇俄的主張。此外，共匪反對把和平共存塞進總政治決議裏，但一月十一日晚由蘇俄代表主使，以特別決議形式通過了「和平共存決議」。匪報說在表決時根本沒有計算票數，外電則稱當時係以三十一票對九票通過。

在該次大會中，蘇俄代表提議擴大亞非兩洲團結組織爲亞非拉三洲團結組織，而取消前者，共匪拚死反對。倘使三洲團結組織永久化，即面臨總部所在地問題。阿聯代表認爲「以地理言，開羅乃第三世界之自然首都」，當初蘇俄、阿拉伯及非洲國家均支持開羅，果如此則三洲組織自然取代了二洲組織。共匪乃以退會爲要挾，同時提出三洲組織機構應設於哈瓦那。爲了迎合古巴及拉丁美洲國家，蘇俄不得不轉而支持哈瓦那。結果遂決定二洲與三洲團結組織同時并存。

按自一九六四年初左右，共匪即積極鼓動召開以國家爲單位而出席的第二屆亞非會議，以徹底排除蘇俄於亞非之外。嗣因形勢逆轉，共匪於一九六五年秋杯葛該次會議，使其無限期延期。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共匪發表「人民日報」及「紅旗」兩編輯部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叫出「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口號，聲稱「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政治力量正在劇烈分化和重新組合」。十二月三十日陳毅接見日共「赤旗」報記者高野好久時稱：「在新的（一九六六）中，亞非某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還可能遇到一些新的困難和挫折，還會出現逆流，對此，我們亞非人民和革命的、進步的政黨、團體以及個人必須有所警惕，有所準備」。很顯然，共匪已徹底放棄亞非會議，而把希望寄托在亞非團結會議上，它要聯合「革命的、進步的政黨、團體及個人」，在亞非地區製造「大動盪」，促成「大分化、大改組」。它之在哈瓦那竭力反對二洲團結組織發展成爲三洲團結組織，就是爲了抓緊預定一九六七年在北平舉行的第五屆亞非人民團結會議。然而，這個會議雖以人民的名義行之，但各國的代表團絕大多數都和其政府有關，共匪那種作風必將引起多數國家的反感。加之，自「文化革

命」以來，在匪區開會幾乎已不可能。蘇俄乃利用此一形勢，於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透過在尼科西亞舉行之亞非團結組織理事會第八次會議，決定第五屆亞非團結會議改在阿爾及爾舉行。共匪未派代表出席該次理事會議，認為其決定無效，仍準備在匪區召開第五屆大會，亞非團結組織乃明顯分裂。

就在右述亞非團結組織業已分裂的時代背景下，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召開了，會議通過了拉丁美洲團結組織的規章，該組織總部設於哈瓦那，並分別在二七個國家設立全國委員會。這對於預定明年二月召開的第二屆亞非拉丁美洲團結會議來說，或許是必要的準備工作。然而它總給人一種來得太遲的感覺，也許只能趕上「人民團結」的散場戲。

一一

亞非乃至亞非拉團結組織之陷於分裂，原因衆多，而匪俄鬥爭却是其中主要因素之一。這導源於匪俄對「第三世界」現狀評價不同，因而發展為政策路線的差異。

蘇俄認為：由於殖民主義體系崩潰的結果，帝國主義大國的殖民領土與人口大量減少。領土由一九三八年的四、二二〇萬方公里，縮小為一九六五年的六一〇萬方公里，現在殖民地領土僅為全世界領土的四、六%。人口則由一九三八年的六六、〇四〇萬，降至一九六五年的三、七八〇萬，即佔全世界總人口一、二%。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六年，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有六〇多個國家，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爭取了政治上的獨立(註二)。早在這些數字發表之前，蘇俄就已承認了新興國家獲得政治獨立的事實，認為它們已進入一個經濟建設的新階段。但共匪却指責說：「現代修正主義者認為當前民族解放運動的最主要問題是經濟建設問題。……他們對新殖民主義的危機和解放農民問題視而不見」(註三)。

所謂新殖民主義是匪俄同時加以攻擊的。不過蘇俄所指的是「殖民主義者力圖把獨立國家的發展，引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以便把它們保留在資本主義市場的系統內，同時繼續剝削它們」(註四)。蘇俄的構想，是利用經援貿易，把新興的獨立國家引離資本主義市場的系统，誘使它們走上社會主義(應該是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下同)道路。在這樣的前提下，蘇俄現階段

的世界革命戰略是：改進本國的經濟制度、集中發展國內經濟專業、更快地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最高的國際義務。只有這樣才能發展一個有效的國防系統，在實力基礎上和平共存；改善人民物質生活，作為爭取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前提；向新興國家提供更多、更有效的經濟援助，且在不致觸發大戰的限度內，支援民族解放運動(註五)。

共匪所謂的新殖民主義是：名義上給予殖民地獨立，而實際上是加強經濟、政治、軍事的控制，以恢復或延續它們對殖民地的統治(註六)。因而它主張亞非拉丁美洲仍然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風暴地區，它們應該在經濟上自力更生，在政治上把反帝反殖鬥爭進行到底，在軍事上聯合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以「人民戰爭」爭取民族解放。

古巴的革命理論頗近似共匪，正如同毛澤東要領導亞非拉革命一樣，卡斯楚也想領導拉丁美洲革命。尤其是他的阿根廷藉助手蓋瓦拉，更是一個游擊戰專家。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蓋瓦拉以古巴代表團長身份出席聯合國大會時，曾應邀在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面對國家」節目裏出現。他當時聲稱：「當人民爭取自由時，我們不給予支援是不合乎道義的。我們會對他們中的一部分，教以軍事知識，不知道那一天，中南美各國人民就會起而奮鬥」。此後，他訪問匪區後轉往其他亞非國家。一九六五年二月，他在阿爾及爾「亞非經濟討論會」中演說稱：「低開發國家把血汗換來的原料，依照國際市場價格出售，又依照國際市場價格購買大規模自動化工場生產的機器，就能達到所謂「互惠」嗎？我們不能不承認，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帝國主義榨取的共犯」。他在開羅時會公開聲言：「古巴工業(當時他任古巴工業部長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發展失敗，是上了蘇俄謀略的當」。他認為「以冰箱、電視機、有給休假引誘工人積極勞動，是資本主義的手法，會使社會主義崩潰。只有透過理論與道德之精神鼓勵的勞動政策，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最佳方法」。

蓋瓦拉的這些言論，當然會招致蘇俄的不滿，而卡斯楚則亟需蘇俄的經濟援助。於是一九六五年三月，蓋瓦拉神秘地失蹤。此後傳說紛紜，生死莫明。一九六七年四月，卡斯楚聲稱蓋瓦拉正在中南美準備游擊戰。同月蓋瓦拉寄稿三洲團結組織機關報，鼓吹游擊戰爭，同時發表了一幀刺掉鬍子

的近照，但有人說那個蓋瓦拉是假的。而五月三十日美聯社電訊稱，蓋瓦拉在玻利維亞指揮游擊戰。不論蓋瓦拉是否尚在人世，但他的名字已成爲中南美暴力革命的象徵，若干武裝鬥爭的理論，都將假他的名義以行。

前述四月十七日三洲團結組織機關報發表的蓋瓦拉意見書中說：「進步陣營對於越南人民的團結感，就像是在古羅馬的圓形劇場中，觀賞奴隸鬥劍時給予的聲援。對於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固然要加以責難，然而當爲了保衛作爲社會主義世界不可侵犯的一部分——越南，而不惜冒世界戰爭的危險時，却表現了躊躇的態度，那就與帝國主義同罪。而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繼續『謾罵和威脅』的鬥爭，也與帝國主義同罪」。又說：「在中南美差不多所有國家內，進行游擊戰的時機業已成熟。如果中南美出現『新的越南』，就可阻止美國的武力介入越南」。因此，他主張「把越南的命運當作我們的命運」，在中南美製造兩三個「越南」。他認爲拉丁美洲各國間，有極大的共同性。「有共同的語言、習慣、宗教，以及美利堅合衆國這樣一個共同的外國主人，可以促使它們彼此團結。我們拉丁美洲各國，在榨取的程度與形態上，無論從榨取者或是被榨取者方面看來，都是共同的」。他主張在這個共同性的基礎上，在拉丁美洲發展「全大陸規模的鬥爭」（註七）。

今年一月，匪區留歐學生在莫斯科紅場朗讀毛澤東語錄而引起流血衝突。但是，中南美學生也曾經在莫斯科古巴大使館前，朗讀過蓋瓦拉的意見書。而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却公推蓋瓦拉爲名譽會長。如果我們說蓋瓦拉的陰影，正籠罩着拉丁美洲，或許並非過甚其詞。但我們必須指出，蓋瓦拉不過是卡斯楚的化身。上述種種顯示着卡斯楚要更加積極地煽動中南美游擊之火。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中南美共黨在哈瓦那會議，有俄共中央書記安德羅波夫（Y. V. Andropov）出席。會議通過以「和平共存」方式爲中南美革命總路線。卡斯楚同意今後拉丁美洲共黨破壞活動，除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及瓜地馬拉外，均須通過各該國共黨進行。這是蘇俄路線的勝利，翌年春蓋瓦拉即離開古巴。而卡斯楚的行動，也不能不有所顧忌。此後，拉丁美洲的游擊活動就顯得微弱了。

目前在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瓜地馬拉、多明尼加等地，仍然有游擊活動。但委內瑞拉的武裝顛覆勢力，自一九六三年以來即遭受嚴重

打擊。祕魯的游擊武力已於去年潰滅。上述其他各國的游擊活動，也逐漸走向下坡。據稱玻利維亞的游擊武力，是由蓋瓦拉親自指揮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個在古巴受訓的玻利維亞游擊幹部，分乘小船二艘，在返國登陸前一艘顛覆，一艘被捕。經過偵訊，獲悉游擊部隊中混有四名古巴正規軍。玻利維亞政府乃向美洲機構（OAS）控訴，美洲機構即展開調查。并預定九月二十二日在華盛頓舉行制裁古巴的美洲機構外長會議。現美國已派特種部隊七十五人至玻利維亞，負責訓練反游擊作戰。并對玻利維亞、多明尼加、巴西等十一國進行財政援助（每年七〇〇萬美元，此外并有技術援助），用以鎮壓游擊隊活動。

此外，自一九六二年十月飛彈危機以來，美國即與古巴斷絕政治經濟關係，使古巴陷於孤立。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南美高層會議，在美國協助下，成立除古巴以外的中南美共同市場，這自然對古巴不利。

至於蘇俄，每年以三億七千萬美元援助古巴，那差不多是每天一百萬，然而却不能挽救古巴那接近崩潰的經濟危機。它不支持古巴在中南美的武裝鬥爭路線，另一方面却對部分鎮壓共黨暴亂的中南美國家實行援助。現今中南美的左翼勢力業已分裂，而穩健派都支持蘇俄路線。不久前，委共八中全會將卡斯楚派的道格拉斯·普拉勃除名，正式否定了武裝鬥爭和暴力路線。這些都是卡斯楚所不能坐視的。今年三月十四日，卡斯楚在哈瓦那大學演說中稱：「有些人當共產國家與西德建交時就提出責難，但自己却和像委內瑞拉的李奧尼（Raul Leonil 委總統）那樣的寡頭支配者圖謀接近」。他攻擊委共放棄武裝鬥爭，事實上與古巴絕緣。他說：「不爲革命而戰者就不是共產黨」。但委共立即發表聲明，質問卡斯楚是不是制裁異端的「教皇」。今年六月二十六日，柯錫金由美返國時，曾往哈瓦那訪問。當他在葛拉斯堡羅與詹森總統會談時，是否討論到古巴問題，外人只能加以推測。但柯錫金之訪問古巴，必然會與卡斯楚談及中南美共黨革命路線問題，則當無疑義。不過，這一次會談也顯然沒有什麼結果。

三

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是在上述那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揭幕的。它用卡斯楚的口號「革命者的責任就是製造革命」作爲標語。而會議中有「越

南南方人民解放陣線」(越共)的代表,和美國黑人權力運動首領卡米契爾(Stokely Carmichael)參加,蓋瓦拉也有一封題為「越南不能孤立」的長函寫給大會。越共代表表演了歌唱和舞蹈,卡米契爾則發表了煽動性的演說。他在哈瓦那受到卡斯基的熱烈歡迎,因為卡斯基相信他的理論,那就是「萬一美國和古巴發生嚴重衝突,美國黑人將反對他們自己的政府」。他在哈瓦那電台對蓋瓦拉播出一封電文。又在大會中演說時稱:「我們要把全世界的武裝鬥爭聯結在一起。和平共存的支持者就是現狀維持派。美國黑人準備依靠都市的游擊,把美國佬帝國主義從內部加以破壞」(註八)。「美國佬帝國主義活得太久了,我們已準備好從內部消滅它,希望你們從外面來消滅它」(註九)。蓋瓦拉則在信中號召在所有陣線上與帝國主義者進行武裝鬥爭,他說:「此一時刻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發動鬥爭的適當時機,但是我們不能存有任何妄想……不戰鬥就不能獲得自由」。

由上述種種看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比較亞非團結會議色彩更為單純,幾乎可以說是拉丁美洲共黨的國際會議,其主要議程為訂訂拉丁美洲反帝運動的統一戰略和抵制北美帝國主義的滲透(註一〇)。會議擬定的拉丁美洲團結組織規章中,據稱其目的在於「配合及刺激」整個美洲的革命。看來,哈瓦那活像一個西半球游擊國際的核心了。

然而事實上,會中爭吵得十分激烈,所謂「團結」會議,幾乎鬧成分裂會議。首先是各國共黨間的分裂,其次是某些共黨自身的分裂。而分裂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國際共黨現階段革命路線之爭。

智利共黨似乎是反對古巴路線的代表者。在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開會前夕,「真理報」會轉載了智共總書記路易斯·科爾巴藍(Luis Corvalán)的論文,其中有一段說:「共產主義者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其他反帝勢力頭上,對團結沒有幫助。像古巴革命那樣一種革命的具體特徵,也許會在其他場所重覆實現,但不會是採取着同一形式」(註一一)。他并且指出,列寧本人「曾警告過冒險主義的危險」(註一二)。在大會當中,蘇俄代表認為除武裝鬥爭外,尚有其他鬥爭方式,總之不贊成武裝鬥爭。而哥斯達黎加及薩爾瓦多等的代表,則支持蘇俄的立場(註一三)。

如前所述,智共、委共都反對古巴的武裝鬥爭路線,但智利社會黨代表阿譚米倫奴士則稱:「支持以武裝鬥爭為獲得革命成果之主要方法」。而八

月二日晚間,委內瑞拉游擊司令,曾指其本國共黨主張合法的政治鬥爭,會使革命流產。他也對蘇俄提出責難。

爭執最烈的是有關指責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南美政策的決議,那是指最近和哥倫比亞、巴西、智利等國簽訂了援助協定的蘇俄及波蘭等等而言。決議指責那些協定是以同意參加反古巴的北美經濟集團的國家為對象,支援「獨裁國家」「寡頭政治」解決經濟困難,那是反對像哥倫比亞等所實行的革命運動,有損革命運動的威信,打擊人民大眾的士氣。會中爭辯激烈,保守派共黨代表,會威脅着要退出會場。但一則是為了避免分裂,再則對蘇俄等的經援貸款,給予對共黨採鎮壓政策的國家,表面上不礙於支持,於是表決時古巴、委內瑞拉先投票贊成,烏拉圭、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投反對票,智利等代表團因內部意見不一而棄權。結果十五票贊成,三票反對,九票棄權。但很顯然,那議案是勉強通過的,十五票不能代表壓倒性勝利,而該議案本身,既不會影響蘇俄波蘭等對拉丁美洲若干國家的援助政策,也不會阻止若干共黨繼續走蘇俄的鬥爭路線。

八月十一日晨,卡斯基發表了一篇好戰演說之後,大會就正式閉幕。當卡酋在演說中譴責蘇俄援助「殺戮游擊隊」的拉丁美洲國家時,保守派共黨人士靜坐無聲。他說:「我們譴責那些以技術援助及財力援助給予壓制游擊隊的國家的做法」。他認為武裝鬥爭乃拉丁美洲「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先決條件,并抨擊那些相信依靠和平鬥爭可以獲取權力的共黨。他說:「美國及拉丁美洲國家爆發革命,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美國境內的一項新革命,將由黑人方面爆發,因為他們每天受到壓迫」。他預言美國境內黑人權力鬥爭,將最後地導致全國性革命,因而呼籲全世界革命運動者予以支持。

表面看來,卡斯基路線導致暫時的勝利,使這次大會幾乎成為反美和某種程度反蘇及鼓吹武裝鬥爭的大會。而且,大會通過的五十項議案中,由委內瑞拉游擊司令宣讀的一項,是主張「必須在拉丁美洲製造出第二、第三個越南」。這看來很合乎共匪的脾胃。然而,從去年一月間為米糖交易發生公開爭吵之後,匪古關係并未改善。且蓋瓦拉的意見書中,分明對匪俄雙方均有不滿。因此,除非有特殊事故發生,卡斯基不會倒入共匪懷抱。至於古巴和蘇俄的關係,一方面卡斯基不能缺少每天百萬美元的蘇俄援助,而蘇俄當也不願把西半球唯一的共產國家——古巴,逼成第二個阿爾巴尼亞。因此,

在最近的將來，雙方關係當不致過分惡化。然則，卡斯基如此作法，其企圖何在呢？那是在國內經濟困難、國外革命輸出失敗、困處在反共浪潮高漲和政治經濟完全孤立的絕望環境中，他不能不掙扎着振作一番，企圖在匪俄以外，開創第三條道路，以他自己的方式來保持他對拉丁美洲赤色革命的領導地位。

四

我們說過，亞非（拉）團結會議，乃是東西冷戰體制下的產物。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危機後，蘇俄避免直接製造冷戰危機，或者可以說是東西關係進入了「和平共存」階段，因而中立、不結盟政策等等，也失去了以前的魔力。「第三世界」各國，既已越過政治獨立而進入經濟發展階段，它們不能不與西方或「東方」發生經濟聯繫。於是「第三世界」的急進派首領如班貝拉、蘇卡諾、恩克魯瑪之流，都先後頹敗，納塞也險些兒跌倒。亞非國家早已因經濟利害及其他背景不同，形成若干集團。當亞非團結組織擴大為亞非拉團結組織時，外表看來，是聲勢加大了；從內部看來，却是矛盾加多了。若干非洲國家，覺得越南是遠隔重洋，對是否支援北越及越共作戰，不關痛癢。而拉丁美洲國家對製造第二、第三個越南，是否感覺興趣，也就大成疑問。

共匪是反美反帝乃至反蘇反修的急先鋒，是急進派的旗手。但一九六五年六月，非洲急進派首領之一的阿爾及利亞總統班貝拉被包米迪尼推翻，共匪當天就承認了包米迪尼政權。同年八、九月間，納塞應邀訪問蘇俄，雙方協議在蘇俄協助下，將阿斯旺水壩工程提前一年完成，但條件是阿聯須支持蘇俄出席第二屆亞非會議。共匪指責蘇俄經援「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政府，但它自己却和南非聯邦擴大貿易。共匪唆使印尼共黨發動流血政變，結果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蘇俄在中東動亂中，對阿拉伯國家始則鼓勵繼則撒腿，造成了第二個古巴事件。這些都使得共黨的本來面目充分暴露，促成若干亞非拉丁美洲國家的覺醒。

共黨在「第三世界」的革命，是愈來愈困難。儘管古巴在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中，吹起游擊戰的號角。但從蓋瓦拉的意見書和信件、卡斯基的

講演、乃至大會的公報中，我們就可體會出，古巴本身對於匪俄均感失望，對於拉丁美洲的「革命」環境以及能否發動游擊，也缺乏信心。

然而，不論是武裝的游擊戰爭或是和平的政治鬥爭，都是共黨的革命方式，其終極目的是一致的。而「第三世界」的經濟困難十分嚴重，它們希望西方的經援更加有效，對西方貿易能獲更優惠的條件。「甘迺迺回合」雖經成立協議，仍難滿足「第三世界」的願望。明年二月第二屆亞非拉丁美洲團結會議舉行時，聯合國第二屆貿易與開發會議，也將在新德里同時召開。屆時二者仍可互相影響，互相激盪，授共黨以煽惑挑撥的機會，那是值得注意的。

註一：本文執筆時尙未見公報全文，此處係根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星島日報轉載之路透電（十一日）。

註二：蘇俄「政治自修」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二期。

註三：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北平大公報」。

註四：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莫斯科華語廣播。

註五：請參閱一九六五年十月廿七日蘇俄「真理報」社論：「社會主義國家最高的國際義務」。

註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北平大公報」華兵：「老殖民主義在非洲的花招」。該文以英國的新殖民主義手法為例，認為「合作」「援助」「軍事協定」，都是新殖民主義的手段。

註七：蓋瓦拉意見書摘譯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每日新聞」國際欄，及同年七月十一日日文「經濟學人」山本進：「中南美共同市場的前途」。

註八：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每日新聞」「國際」欄。

註九：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新聞週刊」。

註一〇：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莫斯科華語廣播。

註一一：轉譯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每日新聞」。

註一二：同註九。

註一三：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星島日報載路透社哈瓦那二日電訊。